

格拉斯哥穆斯林女性对头巾的看法和态度

格拉斯哥是苏格兰历史名城，全英国第三大港口，是苏格兰穆斯林人口最集中的城市，以下是几位格拉斯哥穆斯林女性对头巾的看法和态度。

关于妇女戴盖头，这是安拉的命令。《古兰经》说：“先知啊！你应当对你的妻子、你的女儿和信士妇女们说：她们应用外衣蒙着自己的身体。这样做最容易使人们认识她们，而不受侵犯。”（33：59）“你对信女们说，叫她们降低视线，遮蔽下身，莫露出首饰，除非自然露出的，叫她们用面纱遮住胸膛，莫露出首饰……”（24：31）

格拉斯哥是苏格兰历史名城，全英国第三大港口，是苏格兰穆斯林人口最集中的城市，以下是几位格拉斯哥穆斯林女性对头巾的看法和态度。

艾戴特·卡迪克是一位单身母亲，后被伊斯兰所吸引，皈信伊斯兰成为穆斯林。她现在每天坚持学习《古兰经》，觉得戴盖头是必须遵循的生活规则。她说：“我已把全部身心奉献给真主，没有人逼迫我戴头巾，我认为戴头巾使我的信仰更加完美。”

塔熹尔与萨米雅是姐妹俩，生活在虔诚信仰的穆斯林家庭，从小就受家庭伊斯兰教育。她们最敬佩的人是她们的母亲，人品端正，道德高尚，一生都戴盖头。她们以母亲为楷模，出门必须戴盖头。塔熹尔说：“这是家庭传统，也是文化。（在英国）不论别人怎么看待我们，我们觉得很自然，内心毫无冲突的感觉。”

莉法特·爱哈塔是一位中年妇女，出生在穆斯林家庭，曾经欣赏西方的自由生活，年轻时候一直不听父母的劝导，认为他们太保守。但她 25 岁时，决定选择“保守”的生活方式，自动戴起来盖头来。她说：“西方人看

待戴盖头的穆斯林妇女，是受到约束，受到精神压迫。反观西方的女子，她们每天花费许多时间和金钱，把自己打扮得花枝招展，活得很累，这才是受社会约束，受精神压迫。即使打扮到了极至，她们还是觉得不完美。自从我戴上了头巾，我从这种压力下解脱了出来。”

塔希拉·撒塔尔出生在穆斯林家庭，父母对她戴盖头没有强行要求。通过学习伊斯兰知识，对伊斯兰理解得多了，她觉得女子戴盖头很有必要。她说：“任何人都有信仰自由的权利，“我从来不说，不戴盖头的女子，不能成为合格的穆斯林。她们可以我行我素，直到自己意识到戴盖头的必要性。信仰有多种表现方式，不戴盖头不能断定信仰不虔诚，对我而言，戴盖头是最完美的表现，代表了我对伊斯兰的理解。穆斯林女子戴盖头，表明了她的社会地位和社会关系，表明她是穆斯林的一名成员。”

艾戴特说，男人看女人，先从女人的衣着打扮开始，发现一个戴着盖头的姑娘，态度立即就不一样，“他们知道，戴盖头的女孩，是不喜欢胡闹的。这对我太合适了。”她说：“我过去找工作的时候，千方百计打扮自己，把自己伪装成各种样子，结果都不好，容易被人看穿。现在，我在工作岗位上，不希望别人从我的衣着上判断自己。我就是我，凭着我的知识和经验，把工作做到了家，别人无可挑剔，感觉更好了。”

撒米雅是格拉斯哥大学的大学生，她说大学生生活丰富多采，可以任意选择，有些活动我不喜欢。我是戴盖头的女生，那些在俱乐部里疯狂的活动没有人邀请我去，正中我的本意，我可以参加许多其他活动。

根据莉法特的观察，西方女子经常闷闷不乐，生怕打扮不入时，被人嘲笑，在社交场中受到冷淡。她说：“我们戴盖头的女士，没有这种忧虑，而且明确表明我们的信仰和个性，身上有防线，使好色之徒不存幻想，省了我们许多麻烦。”

塔希拉说：“当我走在大街上，偶尔也有人问我，为什么把头蒙起来。我很乐意向他们解释，我有信仰。同时，我可以根据我的心情，或参加活动的场所，改变我盖头的式样和颜色，代表了我内心里的美。”她没有进行马拉松式的恋爱，丈夫是她父母介绍的一位门当户对的穆斯林男士。婚后她的生活幸福美满。她说，因为有共同的信仰，家庭十分和谐，彼此容易理解。

莉法特说，戴盖头，是向社会宣告自己所属的圈子，容易遇到志同道合男朋女友，在穆斯林的范围内扩大交际。她说：“戴上盖头，是一个特殊的信号，可以在千百人群中看到亲切的眼光，好像打开了世界的一扇窗子。”

格拉斯哥的女穆斯林都认为戴头巾是自愿选择，而一些人主观认为戴头巾是一种精神压迫，这是对文明心理的无知表现。

在格拉斯哥戴盖头的女子比过去任何时候都多，代表了穆斯林社会不可阻挡的历史潮流。